

戏剧故事

魔合罗

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戏剧故事



（图例） 魔

魔 魔 魔 魔 魔

戏剧故事

魔合罗

张友鸾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封面设计：王 建 权
书名题字：欧阳秉森
插 图：董 天 野

魔 合 罗

宝 文 堂 书 店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靛厂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0,000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1/2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8,000

书号：10070·123 定价：0.23 元

内 容 提 要

元朝，河南府以医药为业的李文道，谋财害命，毒死堂兄，并企图霸占嫂嫂刘玉娘。玉娘不从，李文道竟诬嫂嫂谋杀亲夫，贿赂贪官，屈打成招，判处玉娘死刑。行刑前，河南府尹手下的张孔目见此案可疑，挺身而出，重审玉娘；以“魔合罗”（泥菩萨）为线索，施用巧计，使李文道低头认罪。玉娘冤屈既伸，真凶伏法，赃官受惩，人心大快。

本书是根据元人杂剧编写的。它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，社会黑暗。案情曲折、离奇，曾轰动一时。

目 录

一、离	家.....	1
二、守	义.....	4
三、得	病.....	7
四、捎	信.....	10
五、怀	奸.....	13
六、害	兄.....	16
七、迎	夫.....	19
八、身	亡.....	22
九、问	案.....	25
十、索	贿.....	28
十一、受	刑.....	31
十二、伪	尹.....	34
十三、判	斩.....	37
十四、怀	疑.....	40
十五、质	问.....	42
十六、重	审.....	45
十七、勘	神.....	48

十八、辨	解.....	51
十九、详	情.....	54
二十、求	医.....	57
二十一、智	赚.....	60
二十二、中	计.....	63
二十三、获	赃.....	66
二十四、公	判.....	69

一、离 家

元朝时候，在那河南府录事司醋务巷里，有一户绒线铺。铺主李德昌，朴实勤劳，称誉乡里。娶妻刘玉娘，生得十分美貌，且是贤慧无比。孩儿佛留，年方四岁，聪明伶俐，能言善语，逗人疼爱。一家嫡亲三口儿，靠着买卖，倒也衣食无亏，和美度日。

李德昌有一本家叔父，名唤李彦实，年将八十，老迈龙钟；老妻早丧，只和孩儿李文道一起过活。那李文道以行医卖药为生，外号人称“赛卢医”。他开了个生药局，正在李德昌绒线铺的对门。只因他素性刁狡，不甚正派，无人肯把女儿许配给他，三十岁了，还只是一个单身汉。

两户本是远房，因住得近，就不免有些往来。李德昌成亲之后，常听得刘玉娘数说李文道许多不是之处，他认做这是叔嫂不和，也不甚介意，只拿“各立门户营生”、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等等的話，劝慰玉娘。

且说这年新春，李德昌去到长街，卜了一卦。——这是当时迷信风俗，要知一年买卖好歹，家宅兴衰，必须在年初卜上一卦，接着卦象，听从卜卦先生言语行事。那就算是趋吉避凶。

李德昌年年卜卦，卜卦先生只用好话打发他，他自高高兴兴地回家。这年却是作怪，那先生排了卦，看了又看，半晌也不言语，却只皱眉咂舌。李德昌识破先生之意，必是卦

中有什么不吉之处，因此碍口难言。他急欲得知究竟，便道：“先生只管实说，那卦象怎么讲，让在下得以早早防备。报喜不报忧，那倒失却在下前来卜卦之意了。”那先生道：“我直说了，你休见责！按这卦象，细细看来，你只在目下，会有百日的灾难。”

李德昌忙问：“这灾难可有什么打紧之处？”先生道：“若依卦象而言，凶险不小：小则有牢狱疾病之殃，大则有杀身之祸。”

李德昌闻言吃惊道：“不知还有什么解法没有？”先生推算了半晌，回道：“除非去到南方千里之外，躲过一百日，才可图个侥幸无事。”

李德昌取出卦金，谢过先生，转身回家。到得家中，只是短叹长吁，闷闷不乐。刘玉娘看出丈夫这般模样，甚是关怀，不免仔细诘问。李德昌把卜卦先生之言，告诉了玉娘；又自说道：“去年一年之间，生意颇不茂盛，想来总是命运所关。即今我便打点一些货物，前往江西。一则躲过这百日之灾；二则也做些买卖，寻几文利息。”

刘玉娘闻听丈夫之言，意欲相阻，只是话



到嘴边，碍难出口，几次三番地忍住了。那李德昌一心盘算贩货出门的事儿去了，竟然丝毫不曾察觉。

你道刘玉娘要说未说的是何言语？——原来李文道见刘玉娘人物标致，就起下了不良的念头；虽则刘玉娘平日不给他半分好颜色，他还是兽心不死。因此上，刘玉娘心想：“丈夫一旦离家远去，那厮必来罗唆，日子怎能过得安宁！”如若刘玉娘当时竟自说了这话，那李德昌十有八九就不出这趟远门了；怎奈刘玉娘只是觉得，李文道纵然居心不良，自家却不曾拿住他什么把柄，胡乱讲了，休言面上没有光彩，更还怕丈夫责怪。她却哪里料到，就为的这一迟疑，后来反而闹出一场泼天大祸！

二、守 义

李德昌听信卜卦先生之言，忙碌了好些日，才把货物打点停当，翻了通书，挑了个长行黄道的吉日，安排上路。

这日一大早，他带着妻儿，去向叔父辞行。又托付兄弟李文道，好生代为看觑家中。那李文道满口应承，只是说：“但愿哥哥一路福星，赚得十分利息，早日回家！”

两口子分离之际，刘玉娘有口难开，流泪不止。李德昌道：“去到外府他州做买卖，原是生意人的本分，也不是一去不归，你何必这般烦恼！你在家中，小心在意，带好孩儿，多则一年半载，即便相见。”刘玉娘只好掩住悲怀，看丈夫挑着一担货物，渐渐走远。

李德昌走了之后，刘玉娘在家，每日照管孩儿的衣裳茶饭，做着绒线买卖，只和平日一般。

过了三日，这天刘玉娘刚打开绒线铺的大门，天时尚早，无有主顾，却见李文道闪将进来，开口言道：“哥哥走了多日，兄弟只是没空前来探望，还请嫂嫂宽恕！”

刘玉娘道：“不知叔叔前来，有何话讲？”李文道说：“怕的嫂嫂有什么呼唤之处，故此前来，听候吩咐。”刘玉娘道：“我并无甚事要劳动叔叔；待得有事之时，自当前去央请。”

李文道说：“想来嫂嫂如此年轻，哥哥忍得下，抛撇便去，让嫂嫂一人在家，受此寂寞。我今日无事，且代替哥哥，陪伴嫂嫂，也免得嫂嫂一人孤单之苦。”刘玉娘听得李文道的言



语有些不正，就走至门口，面朝着生药局，大声喊叫：“叔公！叔公！”

那老汉李彦实，拄着根拐杖，闻声走出，问道：“孩儿你叫我怎的？”刘玉娘道：“叔叔无故来我房中，口出胡言，请叔公与我做主。”那李老汉虽则老迈，平日也略略看出，李文道对嫂嫂有些不怀好意。当时走过来，就将李文道叱骂一顿道：“从来叔嫂要避嫌疑。你哥哥出门远去，嫂嫂一人在家，未曾呼唤，你擅自来至房中，却是何意？快快与我滚走！下次若再如此，我就打折你的狗腿！”李文道一面走、一面咕唧说道：“我又不曾做什么，值得这般大惊小怪！”

李文道去了。李老汉安慰着刘玉娘道：“有我在这里，你休得怕他。那厮若再前来，你叫我，我一定不饶他，将他打死。”说罢去了。

刘玉娘送走叔公，只怕李文道还会来搅，便收下了绒线铺的招牌，关上门，不做生意了。抱着孩儿，坐在柜台之内，思前想后，心中焦急，两泪交流。

从那日后，每隔三五天，那李文道就要来闹一回。他来闹一回，刘玉娘就请叔公来赶他一回。刘玉娘心想，日久天长，这般闹法，怎样是个了局？她恨不得长了翅膀，飞到丈夫身边，又恨不得丈夫走到半路，即便回转。这两桩自然都是落空，她只有整日象防贼一般，过着那愁苦的日子。

正因李文道的搅扰，害得刘玉娘，三日之中，倒有两日不敢打开绒线铺的大门。远近主顾，也就很少前来了。既没得什么买卖，那日常费用，从哪里着落？但见她，不是缺米，便是无柴，时常打着饥荒，十分苦楚。

三、得 病

且说那李德昌，带着货物，离开河南府，一路南行，数月之后，来到了江西南昌。只因贪图利息，不免多耽搁了一些时日，约莫一年左右，才做回家之计。却喜的是买卖顺利，赚了大把银子，比当初的本钱，高了百倍。这一天，你看他，精神抖擞，喜气洋洋，挑着一副担子，健步如飞，出了南昌城，直往北去。

你道李德昌，当初出门之时，原挑着一担货物，今日既然得了百倍利息，为何还只是货物一担呢？——其中有个原故：当初他挑出来的那一担，无非绫罗布匹，日用杂货，今日挑回去的这一担，却尽是些金珠财宝。看起来，一担仍然是一担，论起价钱，这一担比那一担，可就大大不同了。

你又道，李德昌既然这般富有了，上路之时，为何不买头牲口坐乘，为何不觅个人力代挑行囊，还要自己吃那般的辛苦呢？——这也有个原故：做买卖的人，全靠会算计，才能赚得钱财，原没个满足处的；他把少花一文，看做是多赚一文，省吃减用，尽量苛刻，怎肯破费买牲口的钱？又兼道路之上，有许多险恶，他挑着值钱的货物，遮掩隐瞒，唯恐被别人知道；如若觅人代挑，又怎么放心得下呢！

李德昌出外过久，归心似箭，这次上路，不曾计较，赶上个酷热的暑天。出门的人，十分劳累，饮食又欠些清洁，因此他在半途之间，染了一病。起初但觉腰酸背疼，头昏眼

花，也还不甚介意，只是带病趑行。七月初间，行近了河南地界，道声：“惭愧！这病儿吓不倒我。到得这里，我便是爬也爬得到家的了！”

这日是七月初七。李德昌行至河南府城外二十来里处，眼望就要进城了，不料忽然间，天上阴云四合，雷声隆隆，接着就下起暴雨来。这



一段路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是一片旷野荒郊。只因他在河南府土居已久，记得离此不远，有座“五道将军”的古庙，但愿早到那里，找个躲雨藏身之所，也可权且歇歇腿脚。他这就冒着雨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拖泥带水地直向前去。

那“五道将军庙”，原不甚远，只因李德昌是有病之人，行走缓慢，好半晌才赶到那里。进得庙来，放下担子，先去检点财物，却喜遮盖得紧，不会沾湿分毫。这时反转觉得身上冰凉；连忙脱下衣服，使劲拧干，再行披上。看看天上，大雨还似倾盆泼瓮一般，全无略住之意，他接连打了两个呵欠，便横下身来，把头倒在神龛前拜垫之上，权时歇息。

李德昌的意思：“这雨一时难住，且小睡片刻，换一口气，候雨住再行。”谁知他是走乏了的人，适才间被急雨一阵冲淋，不歇下时犹自可，这一歇下来，新病引起了旧病，在那酷热



的天气，他却打着寒噤，身上发冷，好象落在冰窖里。

他自己不知是病，只认做得罪了神灵。——原来古时候神话：有个天神叫做“东岳大帝”，他有无上的权威。这东岳大帝面前有几名神将，其中专管人间生死的，便是这庙里供的五道将军。元朝人极其迷信这个神道，谁也不敢将他得罪。这里虽是一座古庙，屋宇坍塌，无有僧人；但那五道将军的威灵，久在人心，还是不小的。——这时李德昌想起：“进庙匆忙，不曾向神道顶礼；行囊之中，或许有什么腥臊臭秽，将神道触犯；因此被神道怪罪下来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就勉力挣扎，爬将起来，跪向神像，一面拜，一面喃喃祷告道：“弟子有甚触犯之处，只望神圣饶恕！爷爷护祐弟子，回返家中，定当备办香烛三牲，前来还愿。”

他话犹未了，却更觉着增寒发热，难受万分：胸中闷胀，好似火块烘烧着肝肠；一颗脑袋，疼得直待开裂。趴在那里，休想抬起身来。这时他才理会到是得了凶猛的恶疾。所幸身子虽则动弹不得，心下却还不甚糊涂，睁着一双大眼，只盼有个过路行人，经由到此，也好托他捎个口信，带到家中。

四、捎 信

却说宋元时节，又有个风俗，每逢七月七日的晚间，家家乞巧，都要供上一个泥娃娃。这个泥娃娃，有个胖胖的身子，圆圆的大脸，嘻着一张大嘴，分外逗人喜爱。论它的模样，好比如今无锡的“大阿福”，在当时，却只叫它做“魔合罗”。这魔合罗三字，是按着印度古文翻译而来，它原是一位尊神的名号。这位尊神，据佛家说，专为人间降喜降福的，它的神像，恰恰就是这个模样。——闲话表过不提。

再说在河南府南乡龙门镇，有一老汉，名叫高山。夫妻老两口儿，原靠务农为生。只因这老汉有一手塑像的好本领，塑出的泥人儿，男女老少，喜怒哀乐，都似活的一般。每年赶这个七月七日，总得塑上百十个魔合罗，挑到城中去卖。因他塑得好，往往不到正日，便卖得精光。今年却动手动得迟了，到了初七，还剩下好些个，不曾出脱。

这天，他挑了担子，直奔城内。离家之时，太阳高照，是大好的晴天；走到半路上，恰巧也遇上那场大雨。卖泥货的小贩，早就防着个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在那货筐里，带上了钉鞋、雨伞和油布。虽则权时免遭淋湿，只是雨下得太大，地上泞滑难行。走到五道将军庙时，他便也挑着担子，进去躲雨。

那高老汉刚刚进得庙门，忽听里面有人唤道：“老爹，救命啊！”高老汉走得匆忙，原不曾细看庙中有人无